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吠陀经和奥义书

巫白慧◎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吠陀经和奥义书

巫白慧◎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吠陀经和奥义书 / 巫白慧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6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ISBN 978 - 7 - 5161 - 4374 - 2

I. ①吠… II. ①巫… III. ①印度教—文集
IV. ①B98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624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7.75
插页 2
字数 436 千字
定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伟光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光 刘庆柱 江蓝生 李 扬

李培林 张蕴岭 陈佳贵 卓新平

郝时远 赵剑英 晋保平 程恩富

蔡 昉

统筹 郝时远

助理 曹宏举 薛增朝

编务 田 文 黄 英

前 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对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进程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职能定位，努力推进学术研究制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2006年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即是践行“三个定位”、改革创新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是一项学术制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运行的高端学术组织，常设领导机构为学部主席团，设立文哲、历史、经济、国际研究、社会政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生荣誉。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进行了学部委员增选、荣誉学部委员增补，现有学部委员57名（含已故）、荣誉学部委员133名（含已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养深厚、贡献突出、成就卓著的学者。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即是从一个侧面展示这些学者治学之道的重要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下称《专题文集》），是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编辑的学术论著汇集，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内容集中反映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在相关学科、专业方向中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专题文集》体现了著作者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长期关注的某一专业方向或研究主题，历时动态地展现了著作者在这一专题中不断深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心得，从中不难体味治学道路之铢积寸累、循序渐进、与时俱进、未有穷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学问有道之修养理论、注重实证、坚持真理、服务社会的学者责任。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作为实施创新工程的重要学术平台，需要在聚集高端人才、发挥精英才智、推出优质成果、引领学术风尚等方面起到强化创新意识、激发创新动力、推进创新实践的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编辑出版这套《专题文集》，不仅在于展示“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

这套《专题文集》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学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这套《专题文集》给予的学术评价。在这套《专题文集》付梓之际，我们感谢各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对《专题文集》征集给予的支持，感谢学部工作局及相关同志为此所做的组织协调工作，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这套《专题文集》的面世做出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2年8月

自序 哲学探玄

本文集是我遵循恩格斯关于《吠陀经》的科学论述，从事印度传统哲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小结、一些吠陀梵典新知的收获。

《吠陀经》是印度传统哲学史的第一页，记录着为吠陀早期仙人智者所首先提出的印度哲理中的核心理想概念——*puruṣa*（原人之神）、*manas*（识、意、心、灵魂）、*māyā*（幻、空、假）、*sat - asat*（存在—非存在、有一无对立）。《奥义书》继承《吠陀经》哲学，对原人原理加以发展、深化，创立原人即梵（*brahman*）、即我（*ātman*）、即幻（*māyā*）三位一体的新奥义哲学理论。正是《奥义书》这一超验性的微妙哲理，恰好成为婆罗门教繁荣鼎盛时期的主流哲学，同时也是影响一批新哲学流派形成的思想源泉。

这批新生哲学流派，随着婆罗门教持续传播，吸收徒众，逐渐分成甲、乙两批。甲批称作“正统”哲学流派，由六个哲学派别组成；它们是数论、瑜伽论、正理论、胜论、业弥曼差论、智弥曼差论。乙批称作“非正统”哲学流派，有四个哲学派别加入。它们是：佛教哲学、耆那教哲学、顺世论、外道六师。

“正统”与“非正统”是印度传统宗教哲学流派特有的标签。其缘起，似是基于两个哲学常识的问答。其一，是否承认《吠陀经》神圣权威？其二，是否承认神（原人、梵天）是创世主、是永恒的存在？讨论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凡持肯定态度的论述，属于“正统”哲学理论范畴；凡持否定态度的论述，则归“非正统”哲学理论范畴。

这样的问答讨论，显然只是要说明“正统”与“非正统”这两个标签的外延范围；而二者的内涵却是两则超验性的绝妙奥义的储存秘藏——藏着印度人世界观中的两个根本观点：“永恒的观点”（常见、*Sāsvatadrṣṭi*）和“断

灭的观点”（断见、Uccheddṛṣṭi）。

如果把这两个观点放在哲学发展史范畴内来观察，便即发现这两个观点就是传统印度哲学史的两条发展基线。正统哲学或非正统哲学不是沿着常见路线发展，构建对“永恒精神实在”肯定的理论；便是沿着断见路线发展，构建对“永恒精神实在”否定的理论。换句话说，正统哲学或非正统哲学不是以常见为它的思想基础，便是以断见为它的思想基础。以上就是一元论哲学发展的路线图；后者也同样适用于二元论哲学。^①

如上，是《吠陀经》《奥义书》主要的核心哲理，同时也正是印度古仙人、神学家和哲学家在印度哲学史初期徘徊在唯心论与唯物论之间的思想形态。

巫白慧

2012年10月20日

^① 巫白慧：《原人奥义探释》，载《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215—216页。

目 录

自序 哲学探玄	(1)
《梨俱吠陀》节选	
译者导论	(3)
天父—地母神 (Dyāvā - Pṛthivī)	(26)
婆楼那 (Varuṇa, 包拥神)	(30)
苏利耶 (Sūrya, 太阳神)	(35)
乌莎 (Uṣas, 黎明女神)	(39)
毗湿奴 (Viṣṇu, 遍入天)	(45)
因陀罗 (Indra, 雷电神)	(49)
摩鲁特 (Maruts, 风暴神队)	(63)
伐陀—伐尤 (Vāta - Vāyu, 风神)	(71)
祷主神 (毕利诃斯主, Bṛhaspati)	(74)
阎摩 (Yama, 阎罗)	(82)
苏摩 (Soma, 苏摩树神)	(87)
阿耆尼 (Agni, 火、火神)	(97)
序	(107)
《原人歌》(Puruṣa)	(115)
《因陀罗赞》(Indra)	(122)
《婆楼那赞》(Varuṇa, 包拥神)	(125)
《创世主赞》(Viśvakarman)	(130)
《阎摩赞》(Yama)	(134)
《幻分别颂》(Māyābheda)	(137)

《万神赞》(Viśvadevas)(一)	(140)
《意神赞》(Manas)	(145)
印度唯物论思想探源	(149)
印度古代辩证思维	(163)
原人奥义探释	(176)
《梨俱吠陀》梵文美学诗选	(198)
吠陀轮回说探源	(219)
古代和中世纪印度自然哲学	(244)
吠檀多——吠陀的总结	(273)
印度吠檀多主义哲学	(281)
《奥义书》及其唯物论哲学	(307)
奥义书的禅理	(319)
奥义书的禅理(下篇)	(331)
印度哲学中的场有思想	(338)
奥义书哲学和佛教	(351)
摩耶(幻)的奥义	(367)
译序	(381)
文殊菩萨与梵本《金刚针论》	(396)
大乘二十颂论(梵汉对照)	(403)
梵本《因明入正理论》 ——因三相的梵语原文和玄奘的汉译	(411)
术语表(中文与梵文对照)	(426)

《梨俱吠陀》节选

译者导论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根据比较神话学，这一最初的过程，至少就各印欧民族来看，可以一直追溯到它的起源——印度的吠陀经……^①

——恩格斯

一 “吠陀经”释名

恩格斯说的“吠陀经”是梵语原文 veda 的音译。veda 一词，我国古代佛经译师有各种各样的音译。大抵在唐玄奘（600—664）之前，多译作“韦陀、围陀、毗陀、皮陀”^②等；在玄奘之后，多译作“吠陀、吠驮、薛陀、稗陀”^③等。至于意译，按婆罗门教原义，veda 意即“圣智、圣学、圣典”。佛家的译师通常译为“明、明论、明智”。这些译法表明，veda 实际上就是“学科、学问”的意义。在后吠陀时期（约公元前数百年间），世间学问，综合起来看，共有几种？正统婆罗门学者历来看法不一。乔底利耶（Kautilya，或称“阇那迦”，Canakya，约公元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7页。

② 分别见于《金光明最胜王经》慧沼疏五；《摩登伽经》上，《一切经音义》卷七十二，《金七十论》中。

③ 分别见于《大唐西域记》卷二；《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第34页。

3—前2世纪),在他的名著《利论》(Artha-sūtra)第一章中介绍三个学派的想法。一、摩奴学派(Mānavaḥ)认为,世间的主要学问不外是“三明”: (1) 三吠陀(trayī)即《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和《夜柔吠陀》; (2) 经济学(varttā); (3) 政治学(dandāniti)。二、耨主学派(Bārhaspatyāḥ)认为,所谓“三吠陀”只不过是那些消极厌世者的手册而已,不应算作学问。因此,世间的学问不出“二明”,即经济学和政治学。三、金星学派(Auśanasāḥ)概括世间一切学问为“一明”,即政治学,因为一切学问都与政治密切联系着,立“一明”足已,无须另立他明。三派中,第一派的观点无疑是正统婆罗门的观点;第二派的观点似有实用主义成分,比较切合实际而全面;第三派的看法,忽视经济基础,空喊“政治就是一切”,似有“偏颇”之嫌。乔底利耶本人主张,世间的主要学问应该是“四明”,即(1) 逻辑学(推理之学); (2) 三吠陀学; (3) 经济学; (4) 政治学。他解释说,逻辑是研究推理、判断是非的学问,它包括数论(Sāṃkhya)、瑜伽论(Yoga)和顺世论(Lokayatika)的学说。三吠陀是(婆罗门教) 圣典,教人知“法”(dharma)。法者,即正义与道德。故用三吠陀来识别法与非法的事情,从而在行动上拥护法,反对非法。经济是理财的学问,教人经营工、农、商事业,为社会和个人创造和积聚物质财富,并处理好与财富有关或无关的事情。政治是统治学,教人如何制定治理国家的战略和策略,在外交上区分强者和弱者,妥善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乔底利耶原是孔雀王朝(Maurya-kingdom, 315B. C.)的创建者月护王(Candragupta, 322B. C.)的开国功臣。^①他对世间学问的看法典型的是一位注重实用的封建王朝政治家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也讲“四明”,但在他的“四明”次序的排列中,他把推理逻辑放在首位,而把吠陀圣典放在第二位。这至少反映他有如下两点基本看法: 第一点,他在形而上学上比较重视理性主义,不是婆罗门反理性主义传统的盲目支持者; 第二点,推理逻辑是当时盛行的辩论术,他赞成在宗教哲学界中自由讨论,百家争鸣。他为此写了一首颂诗,对推理逻辑,赞扬备至。颂曰:

^① 乔底利耶辅佐月护王战败希腊在旁遮普地区的代理人塞留古(Seleucus),推翻腐败的难陀王朝(Nand-vamśa),建立新的孔雀王朝(Mauriya-vamśa)。

“一切学问之明灯，成就众事之方便，一切达磨（dharma）之依据，推理之学恒如此。”

略晚于《利论》的《摩奴法典》^① 总结世间学问为“五明”，即在四明之外，又加一明，“我明”（心灵修养学）。五明中，三吠陀学、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四者称为“外明”；我明，则称为“内明”。外明，意即有关客观世界的学问；内明，意即有关主观世界的学问。随后，又有婆罗门教学者将五明扩展为十四明、十八明、^② 三十二明。^③

公元初，佛教在宗教—哲学方面受到婆罗门教的影响和所谓外道学说的冲击，产生了本教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造反派”——大乘论者。他们批判佛教小乘的厌世观点，摆脱僵死戒条的束缚，深入社会，接近群众。他们以婆罗门教学者为榜样，研究一切经验的和超验的学问——四明、五明、十四明、十八明、三十二明等等，无所不学。他们也总结出一套关于学问的看法：世间一切学问不出“五明”，即：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④ 窥基（632—682）在他的《因明入正理论疏》卷首引《菩萨地持经》说，“菩萨求法，当于何求？当于一切五明处求……”菩萨（Bodhisattva），即大乘佛教导师。菩萨的“法”即是五明。故作为菩萨，必须研究五明，博学强记。对于佛家五明的解释，我国古代佛教徒，时有望文生义，随意附会，产生误解。然而，公认为正确的诠释者，彼乃玄奘法师。法师在《大唐西域记》（卷二）说：“……一曰声明，释诂训字，诂目疏别。二曰工巧明，技术机关，阴阳历数。三曰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曰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曰内明，究畅五乘因果妙理。”佛教五明之名无疑是婆罗门教五明的借用，但在内容上，除了因明一项外，其余四明佛教和婆罗门教不一样。（婆罗门教的五明，同前文窥

① 约在公元前2世纪，出现多种有关婆罗门教伦理法规的专书，其中《摩奴法典》（Manava - Dharma - sūtra, VIII. 43）是最主要的一部。

② 十四明、十八明：参见《大智度论》卷59中；《百论疏》上之下。

③ 三十二明：参见宋法云编《翻译名义集》（第216项），即今获原云来的《梵汉对译佛教辞典》（第216项）。

④ 大乘五明之说，散见于各种佛教大乘经论。无著的《大乘庄严经论》卷五和卷十，有较详细的说明。

基法师所引《菩萨地持经》中的五明)佛教的五明,即玄奘法师所列的五明;其中“五乘因果妙理”为内明,余下四明(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为外明。五乘者,谓佛乘(Buddha)、菩萨乘(Bodhisattva)、缘觉乘(Pratyeka-Buddha,独觉、辟支佛)、声闻乘(śravaka)、人天乘(Deva-manuṣya)。五乘,实即五类之人。他们并不是什么天外来客,而是这个现实世界中大脑高度发达的动物。他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精神世界,即在精神境界上有五个级别。第一级,即最高级,是佛的精神境界,第二级是菩萨的精神境界,第三级是缘觉的精神境界,第四级是声闻的精神境界,第五级是天神与人类的精神境界。这五个级别的精神境界就是“五乘之果”;而在此之前,按大乘教义所做种种自利他利的功德善行和定慧兼修的瑜伽净行,便是“五乘之因”。这些就是所谓五乘因果妙理的大意。^①

二 “吠陀经”本典

“吠陀经”本典是特指四吠陀本集而言:一、《梨俱吠陀本集》(R̥gveda);二、《娑摩吠陀本集》(Sāmaveda);三、《夜柔吠陀本集》(Yajurveda);四、《阿闳婆吠陀本集》(Atharveda)。四吠陀的传统汉译名称是:《歌咏明论》、《赞颂明论》、《祭祀明论》和《禳灾明论》。若就广义上说,吠陀经就是吠陀文献,涵盖一切与四吠陀有关的参考资料,其中重要的、必需的,则是解释四吠陀的梵书(Brāhmaṇa)、森林书(Āraṇyaka)、奥义书(Upaniṣads),以及经书(Sūtras)。此外,称为吠陀支(Vedāṅga)的六种学习吠陀经专用辅助学科,也十分重要。它们是:毗耶羯那论(Vyākaraṇa,语法学)、尼禄多论(Nirukta,语源学)、阐陀论(Chandas,音韵学)、式叉论(Sikṣa,语音学)、竖底沙论(Jy-

^① 玄奘关于佛教五明的解释是很清楚的。他说五明中的“内明”就是指佛教大、小乘学说;“外明”就是指非佛教的世俗学说和外道学说。但在这一点上,玄奘的入室高足窥基却有不同的看法。窥基说:“因明论者,源唯佛说,文广义散,备在众经。”因明既是源出佛说,自然属于内明,不是外明。但事实是:因明不是出自佛说,而是出自婆罗门说。窥基这种“掠美”之言,如果不是出于宗教的偏见,便是对“外道”学说不够充分的了解。

otiṣa, 天文学)、劫波论 (Kalpa, 仪轨学)。然而, 应知四吠陀本集中以《梨俱吠陀》为最原始、最古雅、最完整, 因而是四吠陀集的根本经典。其余三吠陀 (《娑摩吠陀》、《夜柔吠陀》、《阿闳婆吠陀》) 是它后出的派生作品, 是对它的复述和发展; 如果不是全部, 至少也是部分地或大部分地如此。

《梨俱吠陀》(Rgveda)。约在公元前 2000 年, 雅利安 (Āryas) 游牧部落由印度西北狭窄小道入侵印度, 到达印度河 (Sindhu, Indus) 两岸和五河^①地带。定居下来后, 雅利安诗人、歌者——婆罗门种姓的智者、仙人、祭司 (ṛṣis), 凭仗着他们天生的强记力, 采用口头唱诵方式, 创造出大量讴歌自然和幻想中有相自然神和无相抽象神的神话形式的诗歌; 经过若干世纪后, 编纂成集, 一部伟大的集体创作的诗史式的神曲集, 题曰: 《梨俱吠陀本集》。这是记录上古印度文明最初的一部贡典。然而, 这部贡典的外在书貌却涂着一层奇妙的神话彩漆。如果洗擦去这层神话彩漆, 便立即发现它的实质内容是在朴素而浪漫的语言下, 直观地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幅宏伟壮丽的画卷, 广泛地涉及战争、政治、祭祀、巫术、种姓、习俗、神话、神学、文学、哲学、天文、地理等; 可以说是一部上古印度的百科全书。^②

《梨俱吠陀》的成书时期, 是否有大致推定的上限和下限? 关于这个问题, 东西方印度学家各有不同的看法。他们, 特别是西方著名的印度学家^③, 先后花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进行考证, 仍未获得一致的结论。一般地说, 《梨俱吠陀》成书时期的下限, 约为公元前 800 年, 这似乎没有大的异议。但是, 对于它的上限, 则分歧很大, 始终没有取得共识。然而, 约在 20 世纪中期, 印度考古学界在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考古发

① 五河, 即印度河在旁遮普地区的五条支河: 1. 杰卢母河 (Jhelum); 2. 切纳河 (Chenai); 3. 拉维河 (Ravi); 4. 比雅斯河 (Beas); 5. 苏特列季河 (Sutlej)。

② 从世界文学角度说, 《梨俱吠陀》可以和我国的《诗经》、希腊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相媲美, 而就分量与内容而言, 则远远超过后三者。

③ 如: 英国的马克都尼尔 (A. A. Macdonell)、基思 (A. B. Keith), 德国的马斯穆勒 (F. Max Muller)、温特尼茨 (M. Winternitz) 等。